

邂逅“花木兰”

■ 章熙建

那年那时

1944年深秋的一天凌晨，鲁中小清河水泊，四野漆黑如墨。

一匹战马悄无声息地进入大苇塘芦苇荡，14岁的八路军山东纵队第3团通信员马春香警惕地翻身下马，准备步行穿越日军封锁线。就在这时，前方突然响起一串“哒哒哒”的枪响，马春香赶紧一勒缰绳，让战马趴下隐蔽。

时值抗战进入战略反攻阶段，随着八路军、游击队频频出击，驻扎在山东境内的日军不得不收拢兵力，转为龟缩于据点内负隅顽抗。马春香夜闯大苇塘，要“借道”前往40多里外的第3营秘密驻地，传送团部的一道紧急战斗命令。

马春香仔细观察，枪声断断续续，约在百米之外。马春香判断这是鬼子巡逻队的试探性扫射。正要牵转马头悄悄溜走时，前方陡然响起一声大吼：“这是中国的土地，岂容小鬼子跑跶！”芦苇荡里冲出一个壮汉，手握驳壳枪和手榴弹向鬼子冲去。随着枪响和爆炸声响起，硝烟中传来敌人的哭嚎声。

顷刻间，停顿的机枪声又响了起来，茂密的芦苇纷纷倒下。马春香意识到这是自己同志，立即冲上去一把拽住壮汉蹲下，说鬼子人多，咱不跟他们硬拼。马春香反手猛抽一鞭，马儿仿佛善解人意一般，掉头向来路飞奔而去。

马儿飞腾如风，掀动芦苇荡“哗啦”作响，敌人火力顿时被引开。马春香意识到这是自己同志，立即冲上去一把拽住壮汉蹲下，说鬼子人多，咱不跟他们硬拼。马春香反手猛抽一鞭，马儿仿佛善解人意一般，掉头向来路飞奔而去。



1951年，崔延庆(右)、马春香(左)与女儿崔建华的合影。

作者供图

的抗日武装——临淄青年学生抗日志愿军训团，顶着瑟瑟寒风开进鲁中临淄县的大寇村。第二天早晨，村口碾谷场人头攒动。团长站在大磨盘上做动员，乡亲们个个血脉偾张。一个壮汉大步冲上去，带头按下参军手印，他就是崔延庆。

时年31岁的崔延庆身体壮实，又跟邻村武师学过拳脚功夫，一根梭镖舞得虎虎生风，因此担任了梭镖队队长。7月，临淄青年学生抗日志愿军训团被改编为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3支队第10团，崔延庆被任命为特务连侦察排副班长。

1939年初，日军占领广饶、寿光、临淄等地。八路军部队采取伏击战、破袭战等游击战术，频频打击日寇。这年2月，第10团在岳家庄展开伏击战，击毁日军运输队汽车7辆，毙伤日寇百余人。

激战中，崔延庆第一个冲入敌阵，右胳膊被一颗子弹打断骨头后，用左手操起梭镖连挑3个鬼子兵。这一仗打下来，崔延庆得了了个“拼命三郎”的外号，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还当了侦察排副班长。

部队刚改编为第3团那年，崔延庆化装进入日军盘踞的集镇抓“舌头”。他跟踪两个日伪军进入一家小饭馆，捕死日本兵，打晕伪军队长，装进麻袋里扛回驻地，使部队及时获取日军火力部署情报，为拔除日军据点立了功……

马春香听得入了神，直到指导员说你也是英雄呢，是勇救英雄的“英雄”，马春香一下子脸红到耳根，飞跑去野战医院看望崔延庆。

经过医生治疗，崔延庆隔天就退了烧，脸上也泛出了红晕。见到马春香，他一骨碌坐起来，说：“小兄弟，我现在不犯迷糊了，可就是想不起你叫啥了。”

马春香又说了一遍自己的名字，崔延庆仰头大笑说：“看你模样长得挺俊的，起个名儿也像个姑娘家呢！”

马春香低头搓着手，好半天才抬手说：“大哥，说出来你可别笑我。俺娘怀俺时上面已有3个哥哥，娘盼着添个闺女，先给起了这个名字。”

“难怪呢！”崔延庆说，“小兄弟，你别喊我英雄。咱队伍里人人抗日不怕

死，个个都是英雄！”

三

进入解放战争时期，第3团编入了山东野战军。部队南征北战，崔延庆和马春香难得相见。转眼到了1947年11月，马春香家乡寿光县(今寿光市)获得解放。部队入城的那天早晨，崔延庆碰到当过他排长的团政治处副主任，从他那里得知马春香受了重伤，已被送进野战医院。崔延庆火急火燎地赶到医院，却被告知在病房外。

军医说：“女同志在换药，男同志不方便进去。”

经再三询问，崔延庆惊得目瞪口呆，里面的人确实是他要找的马春香。相识几年的生死兄弟昨是个姑娘？他头脑里怎么也转不过筋来。

等军医换好药出来，崔延庆赶紧进入到病房里。看到马春香头上、胳膊上绑着绷带，脸上布满伤痕，一条腿还扎着夹板悬在半空中，他站在床前手足无措，好半天才憋出一句话来：“小兄弟，你咋是个女的呢？”

那一刻，马春香不好意思地笑了。崔延庆这句词不达意的问候，仿佛瞬间把她带回军旅的起点——

马春香1930年出生在山东省寿光县牛头镇一户贫苦农民家庭。她七八岁时，大哥、三哥相继参加八路军，父母带着二哥闯关东，她被寄养在大伯家，靠放牛牧马度过了童年时光。

1943年夏，山东纵队第3团到牛头镇动员招兵，年仅13岁的马春香赶去报名，听说不招收女兵，她便跑去理发馆剃了平头，女扮男装参加了八路军。

马春香聪明机灵，加上会骑马，被选到团部当了通信员。她多次单枪匹马穿越日军封锁线，出色完成传送情报和战斗命令任务，参军第二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直到这次解放寿光的战斗，总攻发起前，团首长想到马春香是当地人，派她入城侦察敌情。当时，守军形同惊弓之鸟，碰巧城门口一个敌军士兵也是牛头镇人，一眼认出了马春香：“她是牛头镇老马家的丫头，他们一家子都是八路！”

敌人把马春香关进监狱，用尽酷

刑，试图从她嘴里撬出解放军的攻城部署。马春香坚贞不屈，被打得皮开肉绽，几次昏死过去。

3天后，我军攻下寿光城。马春香得救后，恢复“女儿身”。她女扮男装4年多，出生入死屡立战功的事迹，很快在根据地军民中传开。

四

解放战争势如破竹，部队再次开拔南下。鉴于马春香的身体一时难以康复，团首长考虑让她留在后方工作，但马春香坚决不肯离开部队。上级便将她调到机关担任群工助理。此后，她又参加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战役战斗。

1949年5月，部队在江苏丹阳整训期间，马春香与崔延庆结为革命伴侣。婚后不久，夫妻俩分赴战场岗位，直到华东地区大部解放，他们才得以团聚。然而，战火中留下的创伤带给他们很多后遗症，尤其是崔延庆身上的十几块弹片，常常让他头痛欲裂，彻夜难眠。

1953年3月，崔延庆和马春香转业到山东省益都县(今青州市)工作。两个月后，崔延庆战伤复发，溘然长逝，被当地人民政府评为革命烈士。

崔延庆去世时，儿子崔建设还不满两岁。他和姐姐崔建华在母亲抚养下长大。姐弟俩感受到母亲对早逝的父亲充满崇拜和眷念，但对父母烽火邂逅的往事并不知晓。直到崔建设7岁那年，一部战争影片的上映，终于帮他们揭开了谜底。

1960年初，电影《战火中的青春》上映，素来节俭的马春香一反常态，带着两个孩子连看了5场。影片放映中，马春香不时地啜泣，回家后还在房间里蒙着被子痛哭。在孩子们再三追问下，她抹着眼泪说：“我看到你们的爸爸了。”孩子们长大后，靠着马春香讲过的战斗细节，比对影片中“雷振林”与“高山”的故事，渐渐梳理出父母爱情的脉络，对他们的忠贞勇敢倍加崇敬。

1972年12月，已参加工作3年的崔建设，在母亲鼓励下应征入伍，成为海军某部的一名战士。

1976年，马春香一病不起。弥留之际，她拉着崔建设的手反复叮嘱说：“你爸爸当年从大寇村一起出来的战友，大多都牺牲了。他在世时，常念叨他们，你要想办法找到他活着的战友，完成你爸爸一个心愿。”

崔建设把父母的心愿刻在心里。1979年退伍后，他开始四下联系寻找父亲的战友。1990年隆冬的一天，一位帮他“寻亲”的战友带来一个消息：省民政厅有位双目失明的抗战老兵到了淄博辛店，是大寇村人。崔建设曾听母亲说过，父亲有个同乡战友，打鬼子时眼睛受了伤，当即冒着大雪赶去找他。

这名老兵叫姚杰，说起抗战时期大寇村人踊跃参军的往事感慨万千。当听崔建设说崔延庆是他父亲时，老人非常惊喜：“快过来让我看看，你爸可是大寇村出来的英雄呢！”

见面后，老人伸出手仔细抚摸崔建设的脸庞和身体，说你们爷俩身高差不多，你爸打仗总是冲在最前面，那真是九死一生啊。得知崔建设当过7年兵，在部队入了党、立过功，老人笑着流下泪水——“延庆兄弟，咱们当年的流血牺牲没白费！”

家庭秀

你拍一，我拍一
花儿的笑声在哪里
在丫丫嘴里
你拍二，我拍二
小草的梦想在哪里
在爸爸眼里
你拍三，我拍三
阳光的拥抱在哪里
在妈妈心里

李学志配文

定格 前不久，陆军某部干部孙宗堂的家人来队探亲。图为孙宗堂周末陪伴女儿。

段洁摄



情到深处

今年10月，我去成都拜访了仰慕已久的“全国诚信之星”廖良开。听说我刚从九寨沟旅行归来，他腼腆地说：“我还没去过九寨沟。”我说：“你的时间都用来探望烈士父母了……向你致敬！”他笑着摆摆手说：“快别再提这些小事了，我们应该共同致敬烈士、关爱烈士家人。”廖良开所说的“小事”，他从在部队服役到退伍回到地方，一做就是28年。

1997年，廖良开的战友刘继强因救人而牺牲，被追认为革命烈士。面对痛不欲生的战友双亲，廖良开认下了刘继强的父母为“爸妈”，承诺替战友为二老养老送终。

1998年，廖良开利用休假时间，去吉林看望了刘继强的父母。夜晚，他紧紧牵着二老的手，陪他们唠着家常、回忆往事。早晨起来，他打扫庭院、赶早市买菜，陪二老一起下厨、走亲访友……廖良开的陪伴令刘继强父母心中充满感动。

对刘继强的父母而言，廖良开的关心陪伴是引领他们走出丧子之痛的力量。廖良开却觉得，自己的尽孝，其实是多获得了一份父爱、母爱。

廖良开与妻子赵静曾是笔友。两人确定恋爱关系前，考虑到自己家境贫困，今后还要照顾两对父母，廖良开一度非常踌躇，怕耽误赵静。那年元旦，廖良开忐忑地写信，约赵静一起奔赴吉林，探望刘继强的父母。

当赵静亲眼见证了这份毫无血缘关系的亲情后，她深深被廖良开打动了。与刘继强的父母依依惜别时，赵静说：“以后，我会和良开一起孝敬二老。”这句话，让廖良开心中涌起一阵感动。后来，廖良开与赵静在部队举行了简单的婚礼。婚后，他们前往吉林看望刘继强的父母。两位老人得知喜讯后，提前布置好一间喜气盈盈的新房，置办好被褥，还按照当地风俗宴请宾客，为廖良开操办了婚事。

为了让这份特殊的亲情在下一代身上延续，在儿子熠旸只有半岁时，廖良开夫妇便不辞辛劳，带着孩子，赶往吉林看望“爷爷奶奶”。绿皮火车上，由于没有抢到座位，他们在车厢里找了个角落，膝盖相抵，铺上棉被，给儿子造出一个“迷你卧铺”。逢年过节，廖良开都会让熠旸给吉林的“爷爷奶奶”打电话送祝福。孩子逐渐长大，廖良开也会特意把探亲时间安排在寒假，以便带儿子去看望两位老人。

2017年，刘继强的妈妈去世，廖良开赶到吉林，送老人最后一程。安葬好刘继强的妈妈，廖良开提出让刘继强的爸爸晚年随他去成都生活。老人故土难离，廖良开只好尊重“爸爸”的意愿。在不影响工作的前提下，他继续奔走在尽孝路上。廖良开偶尔还会把刘继强的爸爸接来成都或重庆老家小住，以排解老人的孤寂。

廖良开一家的生活很节俭，但对长辈的帮助，每年都不会缺少。那天，正逢刘继强爸爸过生日，廖良开通过微信给老人献爱心表达祝福。

如今，廖良开经常走进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宣讲，让更多人关注烈士家庭、关爱烈士子女，让烈士家人时刻感受到爱与尊崇。正在读高中的熠旸，已有自己的人生目标——参军入伍。他希望循着父亲的足迹，把爱传承下去。

爷爷的嘱托

■ 许硕 张盼江



家人

2023年夏，关中平原骄阳似火，张彬大专毕业回到家。爷爷蹲在院子里一边磨刨子，一边劝张彬：“跟我学木工，起码饿不着。”

“我要去当兵，去边疆！”张彬说完就离开了，没有听到身后爷爷的叹息。

9月，身在外地的张彬收到了“批准入伍”的通知。几乎同时，父亲打来电话，声音有些嘶哑：“你爷爷查出胃癌晚期，怕是没多少日子了。”那一刻，张彬的呼吸似乎有些困难。他连夜往家赶，一路上脑海里总闪现几个月前的画面：爷爷扛着木头走在田埂上，说“这木头能打张好桌子”……

那天，推开门，张彬先闻到一股刺鼻的消毒水味。爷爷躺在床上，消瘦了很多，眼窝深陷下去。听见有动静，他慢慢睁开眼，目光落在张彬身上，说：“彬彬，回来了。”张彬扑过去抓住爷爷枯瘦的手：“爷爷，我不走了，跟你学刨木头，陪着你。”父亲在一旁红着眼眶说：“你爷爷说了，你想当兵是好事。他没出过远门，想让你到外边看看。你能保家卫国，是咱家人的骄傲。”

几天后，役前训练通知到了。那些日子，张彬训练得格外认真，汗水一次次浸透作训服。休息时，他常盯着地上的树影发呆，静静思念着爷爷。

边疆的风裹着沙粒吹打在脸上，张彬好像听到，风里又飘来爷爷的声声叮咛，轻轻的，却有力量。